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重识三角梅

■ 赵雪

我一向是不喜欢三角梅的。我不喜欢三角梅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春夏秋冬似乎都是三角梅的花期,只需要点阳光,三角梅就能恣意地生长。并且,三角梅也不挑地儿,哪儿都能瞧见。它能怡然自得地蜗居在垃圾场的一角做点缀,能攀着锈迹斑斑的铁网开出一面繁花,甚至水泥地的裂缝中都能伸展出其的枝条。三角梅时时盛开、处处盛开,实在很难让我珍视喜爱。

我不喜欢三角梅的原因,其实是母亲设下的一个家庭活动——饭后赏“梅”。

每天饭后,母亲都会拉着我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园中只有一处小假山、几个凉亭,围着公园的院墙更是破落斑驳。这样破旧的公园,怎会得到母亲如此青睐?

答案藏在断壁颓垣上依附的一片“姹紫嫣红”里。

我所在的城市处于亚热带,尤其夏季,整个城市都被浸透在锅炉里“蒸煮”,到处闷热、躁动。那一片三角梅,从破落院墙顶部的防盗铁丝网中倾泻而下,形成最艳俗的“花瀑”,那些被烈日反复淬炼的苞片,红得近乎暴烈。吹过花丛的风仿佛都会染上这份猩红,掠过汗湿的后颈时,像有人用砂纸蘸着朱砂在皮肤上写字。我讨厌在这样燥热的天气里还要兜兜转转,只为看那一墙艳俗的三角梅。



可是母亲兴致很高,她能忽视空气中的燥热,在那片三角梅前驻足很久。“小雪,你瞧瞧,多有生命力的花儿。”母亲语气里满是对那一片艳红的赞扬与喜爱。“妈,三角梅那么常见,有什么好专门欣赏的。”我耷拉着脸踢路边的小石子,甚至不愿抬头。母亲不解释,只继续说,“你瞧它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燃烧花期,真是蛮横的生命力。”

我那时小,不理解母亲为何对这份生命力情有独钟。

大学毕业,我留在了外地工作,刚工作那两年,忙得晕头转向,不常回家。母亲时常与我打电话,但是母亲和我的共同话题,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少。母亲最常与我聊的就是公园里那片三角梅,她总说,我不在身边,没人陪她赏“梅”了。我工作的城市很少有三角梅,就算有,我也不会专门去看。我每次敷衍应付,母亲语气里明显透露出失望,却还是絮絮叨叨和我分享那片三角梅浓郁艳丽的姿态。

在我工作的第三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父亲的电话,说母亲晕倒住院了,让我回去看看她。我一时难以置信,记忆里,母亲的身体是很好的,爱笑、爱锻炼,每天饭后还兴致勃勃地拉我去赏花呢。

我搭乘最快的一班飞机赶回家,赶到医院时,母亲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你爸真是的,我就是小毛病,他硬要叫你回来。”我的内心满是焦急,“妈,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身体不舒服。”母亲充满笑意地回答我:“我没什么大毛病,何必惊动你,你瞧,我刚发现窗外开着一片三角梅呢,你很久没瞧见了。”我抬眼去瞧,确实有一片三角梅,正开得艳丽,“妈,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看花呢。”但是这关于三角梅的打岔,将我焦急的心绪驱散了些。

母亲的病房很快拥挤起来,陆陆续续有很多亲朋好友来看望母亲。在大家的寒暄中,我从未想过的、一个不一样的母亲猝不及防勾勒在我面前。“你妈那个时候是出了名的女强人,我

们都心疼她。”“你小的时候,家里穷得很,你妈在车间里工作,就把你背在背上,一边做工,一边哄你。”“那个时候辛苦啊,我记得我和你妈一起,两个人烧一厂人的饭菜,得从菜场拉十几斤的菜回来。夏天厨房里又闷热,烧完菜一身大汗,下午还要继续做工。我想起,厨房窗外有一片三角梅,就像这病房外的一样,开得特别漂亮。”

提起这些,母亲满不在乎,像抖落衣襟上的柳絮般拂过话题,那些轻飘飘的碎片落在我的心间,却化作滚烫的烙铁。这些故事母亲从未告诉我,年轻时苦苦拉扯我长大的故事在母亲那儿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母亲和大家闲谈,我默默退至窗边,看着那片艳丽的三角梅,泪水悄然打湿了眼眶。

“三角梅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燃烧花期,真是蛮横的生命力。”我顿悟:母亲不就像这三角梅?在生活的艰难角落里,从未有过一丝抱怨,用她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默默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明艳。曾经,我眼中平凡又艳俗的三角梅,如今却成了我心中最崇高的生命象征。窗外,三角梅仍在风中肆意舒展,那一抹抹炽热的红,恰似母亲无声却深沉的爱,扎根在岁月的每一处缝隙,永不凋零。

这,便是三角梅于我而言全新且永恒的意义,此后余生,它都将在我灵魂深处灼灼盛开。

母爱是成全
不是改造

■ 马亚伟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沉稳,从小就是如此,显得活泼不足。妹妹跟我的性格完全相反,她爱说爱笑,热衷跟人打交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高”。再加上妹妹比我漂亮,亲戚们都喜欢她。而我是没什么存在感,除了学期末能拿回第一名的奖状,我平时是完全被忽略的角色。

我喜欢看书,一坐就是小半天。妹妹坐不住,喜欢往外跑。家里“外交”方面的事,母亲都让妹妹去做,比如去邻居家借东西、去小卖部打酱油之类的事。有一次,小姨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对母亲说:“姐,你不管管老大可不行啊。你看她现在像个小书呆子,长大了可怎么办?你得让她跟老二上学,得锻炼她,以后买东西这类的事就让她去做。”

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买东西这类事我又不是不会,只是不喜欢去做,这类简单的事能锻炼什么?我不会讨好谁,于是嚼着嘴不看小姨。母亲替我解围:“小孩子嘛,爱干啥干啥,随她们怎样。”小姨依旧不依不饶:“小孩子就像小树,不修修剪叶怎么成才?小孩子都是管出来的,教出来的。姐,你可不能太心大了!”母亲说:“对,小孩子就像小树,她是哪种树自然就会长成哪种树,有的小孩是槐树,有的小孩是杨树,有的小孩是枣树。大人只管修个枝、剪个小叶就行了。”母亲确实是这样做的,她并非不管我,一些习惯养成方面的事她要管,只是我的“长势”顺其自然。

那次之后,我觉得母亲给了我底气,不再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好。母亲还总是夸我,说我能沉下心来,将来做任何事都能行。我喜欢躲在屋子里看书,母亲还到处帮我搜罗书。那个年代没闲钱买书,母亲去城里走亲戚,总会跟人家讨要几本书回来给我看。我喜欢学习,喜欢安静的学习环境,无论我提什么要求,她都尽量满足我。

当然,母亲对妹妹的爱也是如此。妹妹的小嘴巴每天都说不停,说起话来手舞足蹈,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都非常丰富。无论妹妹说什么,母亲都会认真听,还不停地问:“是吗?”“真的呀!”“后来呢?”妹妹的话,经常逗得母亲哈哈大笑,有时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妹妹喜欢交朋友,经常带一大帮孩子来家玩,母亲每次都热情招待大家。后来,妹妹想自己创业,母亲也不反对,全力支持她。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我没有感受到被改造的疼痛,反而有肆意生长的畅快。

仅有一次,我在青春期迷惘阶段,突然就对自己的性格产生了怀疑。在大众眼中,我这种性格是不好的,对将来的发展很不利。我苦恼于自己没有八面玲珑的心思,无法从容应对各种人际关系。我跟母亲说起自己的困惑,她笑着说:“我就喜欢你的性子!这个世界上的人,啥性情的都有,这才有意思呢。如果人人都是一样的,那不就糟了?哪种性格都有好的方面,扬长避短就行了。”母亲到底是读过书的,一句话就让我踏实下来。

如此过了很多年,我很满意自己的性格,也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觉得此生母亲让我受益良多。每个母亲都爱孩子,但如何爱孩子是一种智慧。如今,我看到很多年轻的母亲在培养孩子方面过于拧巴,总想把孩子塑造成世俗观念中好的样子。但我想说,母爱是成全,不是改造,顺势而为才是母亲的智慧。

幸福的母亲节

■ 何小琼

初夏的5月,空气闷热。在阳台晾晒衣服,刺眼的阳光照得人不由得眯了眼。儿子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妈妈,母亲节要到了,送你花好不好?”他一边说一边笑,少年人的笑声爽朗愉悦。“好啊!”我回应。

每年母亲节,儿子都记得给我礼物。读小学时,礼物是稚嫩的水彩画,几笔勾勒出简单的一家人,手拉手,水彩颜色必须是鲜艳的,喜庆。他大张旗鼓地举着递给我,非要贴在显眼的地方,还一迭连声地问:“喜欢吗?喜欢吗?”五年级那年,他忘记把画好的母亲节礼物拿回来,急得要哭了。他爸爸灵机一动,说阳台上的玫瑰和月季开得正好。儿子喜笑颜开地跑去阳台。于是,我那盆养了许多年四季开花的月季就遭了殃,花朵被剪下绑成一束送到我面前。我心疼得不行,但看着儿子开心、期待称赞的小眼神,终究没有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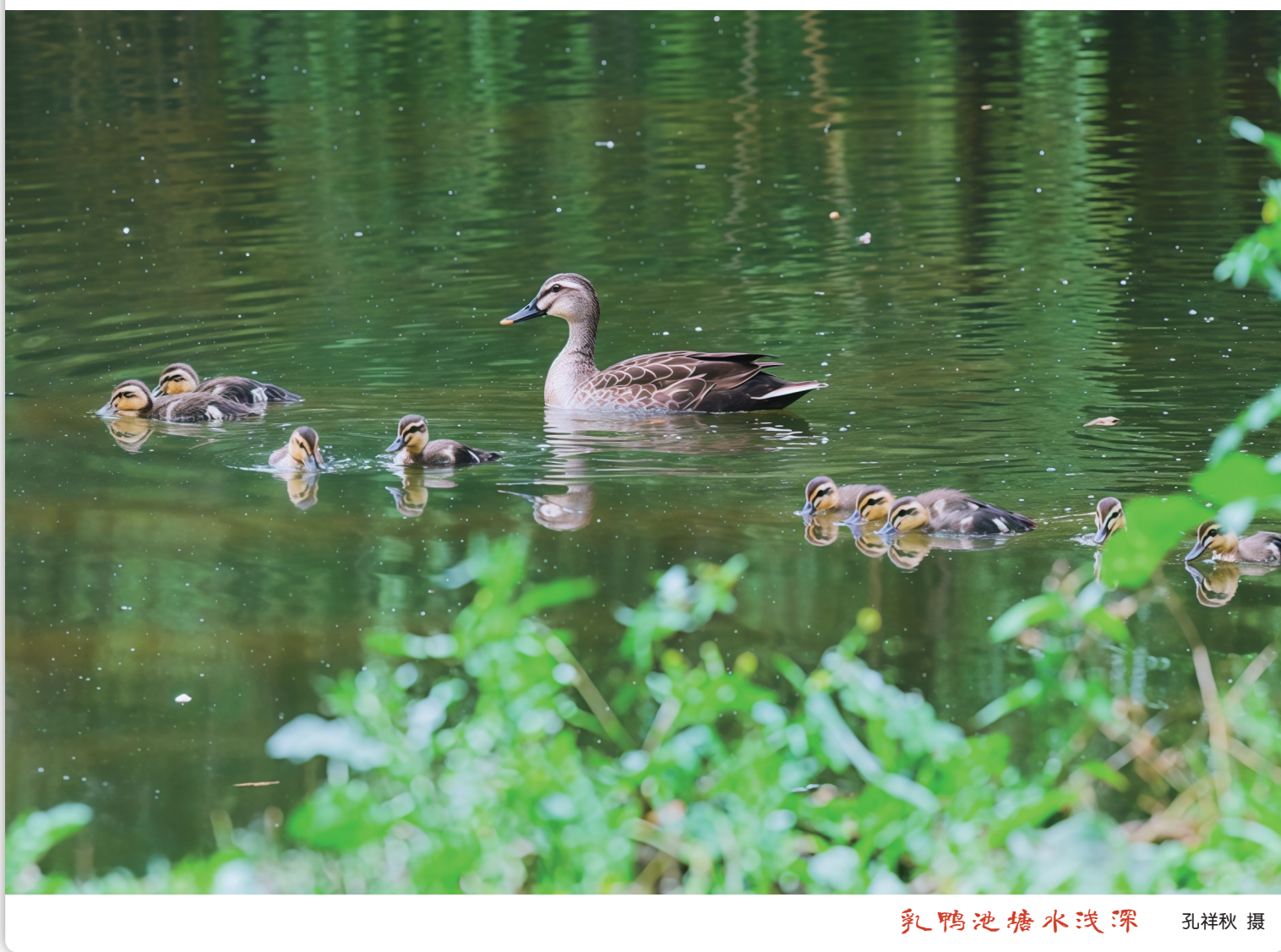
上初中时,儿子送我的母亲节礼物开始花样百出。不是精致的胸针,就是漂亮的小夹子,或者是在网上寻的香薰蜡烛,还有可爱的粉色彩灯。上高二时,儿子特意攒了零花钱,说母亲节要带我去看电影、吃西餐。现在想起,看的什么电影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就像一个长大了的男孩,领着我去市中心的电影院,在前面走着,熟练地上电梯、按楼层,彬彬有礼,像个绅士。儿子其实不善言辞,那天却高兴得喋喋不休,询问我要什么零食、喝什么饮料。看完电影之后,夜幕降临,儿子请我吃西餐,还细心地帮我切好牛排,氛围非常好。

历年来儿子送的母亲节礼物,都被我放在一个檀香木盒子里,有的明显旧了,贺卡泛了黄,但这不重要,看一眼仍会有甜蜜的感觉。今年的母亲节,已经上大二的儿子提前说那天要上课,不能亲手送礼物。于是,他在网上订了粉色的靠枕,可以调节高低,软软的,说适合妈妈看书时用。我很是欢喜,儿子送什么我都会欢喜。那个小小的人儿长大了,而我也老去了。

儿子曾经问我,以前母亲节送什么礼物给外婆?他这一问,令我竭力回想。小时候,家中生活拮据,没钱买礼物。老师在母亲节前,教我们背诵写母爱的古诗,既能表达对母亲的感恩,又不会为买礼物烦恼。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告诉母亲。当时母亲在厨房切菜,听我说之后有些诧异地问:“还有这个节日?好,你背来听听。”我得意洋洋地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花有清香竹有阴,春风长在北堂深。细看慈母忘忧处,便是贤郎致乐心。”我也不清楚母亲听懂了没有,但她放下手中切菜的刀,笑盈盈地看着一本正经、两手贴着身体两侧认真背诵的我,幸福满满。

长大后,我在外读书,母亲节时没能在家人陪伴,就会打个电话,或者托父亲买份小礼物。父亲说,你妈妈太容易满足,一点点东西会看半天,你有空多回家看看。我忍不住泪水蒙了眼。

年复一年,母亲离开我有十多年了,我自己也过了20个母亲节,就像当年的母亲一样,享受着来自孩子的祝福和快乐。愿年年岁岁,都能度过幸福的母亲节。



乳鸭池塘水浅深 孔祥秋 摄

母亲不知母亲节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我都要与以往的那些周日一样回家看一次母亲
不带花,也不带贺卡
有时,带点儿外面的阳光
有时,带点儿最近的经历
也有时,我什么都不带
只需要陪母亲坐着
听她把那些陈年往事
如炒黄豆一般翻来覆去再炒一遍
如此,就过完了一天

母亲年纪大了
只认得哪天是小满、哪天是立夏
并不知道这个周日的特殊性
她是一个不曾走出乡村的女人
不会刷抖音,也没有朋友圈
在外工作的我,成了她感官的延伸
也是她分享快乐的树洞
对她而言,有我陪伴的一天
就是幸福的一天
在她眼中,这个周日
与以往的那些周日没什么不同

这让我感到欣慰
母亲虽然不曾知晓母亲节
却在一个又一个周日
体验了一次又一次
母亲节的快乐

■ 王万胜

拗不过的母爱

■ 厉勇

小时候的冬天,很冷。早上起床,地上都铺着厚厚的白霜,刷牙的水能冻住手指。屋檐上常常挂着锥子似的冰凌,像利剑一样冷酷。

那时,读小学的我总是被迫穿两三件母亲织的毛衣,捂得严严实实的。有时,我嫌臃肿笨重,想少穿一件。母亲看透了我的小心思,会在出门前检查我穿的毛衣。

如果发现我少穿了一件,她就黑着脸说:“天这么冷,你还少穿一件毛衣,快去穿。”我站着不动,声音细如蚊子般回道:“我不冷,穿这么多衣服,笨重不说,而且难看死了。”母亲上楼拿来毛衣,不由分说,就往我身上套,硬要我穿上去,“到时感冒就来不及了,不穿上就别去上学。”拗不过母亲,我只能乖乖穿上。

如今回想,那时候虽然没有羽绒服,我却安然而温暖地度过了每个寒冷的冬天。

上高中时,村里有宴席,母亲总让我去坐席。我最讨厌那种和人抢菜吃的情景,往往一道菜上来,大家都伸出筷子去夹菜,一盘菜眨眼就见底了。我心有不屑,执拗地说:“我不去。”母亲便开始唠叨:“你这人胆子真小,不就是吃酒席嘛,乡里乡亲有什么好怕的。胆子这么小,以后到社会上可怎么办?……”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不得不气急败坏地说:“好,我去,我去。”

顺了母亲的意,我心里却明白,母亲是为了让我吃一顿丰盛的大餐,补补身子,顺便练练我的胆子。

20岁那年,我去外地读大学。从未出过远门、也没坐过火车的我,信心百倍地对母亲说:“放心吧,我已经长大了,一个人能去,不用你们送。”母亲却说:“我们不放心呐,你这个人从小胆子就小,又没出过省,还是让你堂哥陪你去吧。”还没等我争辩,母亲便已经替我做了决定。

类似拗不过母亲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一早出门明明是晴天,母亲却硬要我带伞;生病时,我怕吃药,母亲却硬逼着我吃;我不肯去相亲,母亲却硬拽我去去……

实在拗不过母亲啊。在我看来,没有人能拗得过母亲。

现在,我已经为人父母,终于明白了母亲的执拗,背后都是爱。我们可以反抗偏见和强势,却始终都拗不过那沉甸甸的爱。

所以,现在的我,会在冬天穿着暖和的毛衣,温暖舒心地行走在寒风里;上班时,不管晴天雨天,一年四季,我背着的包里都放着一把雨伞。

不仅如此,我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冬天穿得臃肿却温暖;我会让他每天上学都自带雨伞。孩子一开始也抵抗,时间一长,也是乖乖照做。没有人能拗得过母爱!